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塞利纳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沈志明 编选

塞利纳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利纳精选集 / (法) 塞利纳 (Céline, L. F.) 著; 沈志明
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11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 柳鸣九主编)

ISBN 7-5329-1769-X

I. 塞… II. ①塞… ②沈… III. 文学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I 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521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6 插页 715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定价 38.8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致谢词

首先，衷心感谢柳鸣九先生。早在1982年，柳公就决定翻译出版塞利纳著作。那是自1980年他予萨特正面评介之后，在中国法国文学界乃至外国文学界又一重大突破，整个译介过程，请见本集附录柳公的两篇重要文章。总之，多亏柳公的文学敏感力和洞察力以及评介外国文学的胆识，才有今天这部《塞利纳精选集》。

其次，衷心感谢亨利·戈达尔先生。他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审之一。后来有幸又跟他共事多年，是他把我引进塞利纳文学世界，给了我许多指点和帮助。

本集得以出版，在翻译版权上，著名大律师、塞利纳研究会主席齐博先生给我们创造了方便条件，解决了本书所选作品的全部版权问题。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感谢他。

最后，当法国大使馆获悉柳公此项独立的出版计划，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主动提出给予赞助。特此谨表谢意。

沈志明

1999年夏于巴黎

编选者序

罕见的天才作家塞利纳

沈志明

法兰西肥沃的土地似乎具有特殊的孕育力，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尤其三百多年来，就作家而言，每个世纪都有一批明星在法兰西上空升起。不仅数量递增，而且愈来愈亮眼，可谓群星灿烂。然而冬去春来，沧海桑田，有的明星暗淡了，有的则更闪亮了，甚至还有沧海遗珠腾空而起。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就是一例。他原先是颇有争议的明星，甚至一时成了遗珠，仅在他晚年和死后，遮掩多年的乌云逐渐散去，才变得愈来愈光彩夺目。

笔者1986年译完《茫茫黑夜漫游》（以下按塞利纳的习惯简称《漫游》），应出版社要求，为征订广告写过一篇概括塞利纳作品的短评（后来还被台湾一家出版社盗用过），现在看来不太理想，权充本序的引子，作为铺叙和发挥的基础。特此抄录如下：

“塞利纳笔下的人物，多是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因战争、贫困、恶俗、偏见、色情、疾病而扭曲的形象。在那变动空前、万花缭乱的时代，他以夸张的手法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炎凉冷酷的关系，从既成秩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到生活习惯、饮食起居，无一不是他彻底否定和无情鞭挞的

对象。塞利纳的世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每个人既是恶的受害者又是恶的制造者，人生活在永久性的茫茫黑夜里，走投无路，束手待毙。面对恶魔般的现实，塞利纳与他塑造的人物共同承受着生的痛苦，在作品中时时渗入自审意识，无保留地暴露自己也是缺乏力量的怯懦者，意识到自己身上也积淀着罪恶的基因，扮演着可悲的败类角色。塞利纳对己对人都是无情的，他以幻觉史诗式的笔触，用抒情又俚俗，既雄辩又鄙陋乃至刻毒的语言表达他的绝望哲学，刻画他的丑类群像，创造了独特的塞利纳风格，从而跻身于二十世纪法国大作家的行列。”

忧患困顿的人生悲剧

中国文坛历来重视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强调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所谓“文如其人”。所以我们要想全面介绍塞利纳，有个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他的历史污点。世人对他的误会太深，至今哪怕在法国仍有人对他的人品存疑，以致多少影响对他的总体评价。法国人一般对文人的人品比较宽容，不过在大是大非上也是不含糊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他在大节上究竟有没有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家塞利纳在大节上曾遭受的严重指控是法国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介绍，只能择其要点，拨去不实之词，还其本来面目。

第一项指控：叛国罪。1945年4月19日，巴黎司法院预审法官发出通缉令，控告塞利纳犯有叛国罪，其主要理由是，塞利纳作为维希分子随贝当元帅及其维希政权叛逃德国，在西格玛林根成立流亡政府。“维希分子”这顶帽子强压在塞利纳

头上几十年，被载入前苏联及不少国家的词典和书籍，甚至连咱们中国1986年的出版物上仍坚持说他“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维希分子”。^①

事实上，在整个占领期间，塞利纳与维希政府明里暗地没有任何接触，对合作分子把持的新闻界采取公开对话的形式，发表个人见解，在组织上乃至与新闻界合作分子个人私交没有任何瓜葛。至于解放前夕逃亡国外，确实迫于怕遭暗杀的压力，才不得不逃亡。他原计划逃亡丹麦，但当时必须先经过德国。到了德国，恰逢希特勒遭暗杀未遂，因拿不到出境签证而被迫滞留。当听说贝当元帅、维希政府各部及其随员和家属两千多人只有一名医生，他出于人道主义，毛遂自荐前往充当大夫，直到获得签证便毅然离开。在充当医生的几个月里，他下榻旅馆，除看病就医，从未参加维希流亡政府任何政治活动，更没参加任何形式的组织，甚至与法国合作分子没有任何个人情谊，最多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这段时间与塞利纳夫妇生活在一起的著名演员勒维冈多次出庭或书面作证塞利纳无罪。众所周知，最后巴黎司法院取消了判决，等于撤回了此项指控。

第二项指控：奸细出卖罪。最有代表性的发难者是法共著名作家罗杰·瓦扬（后脱党）。他于1950年1月13日《民族论坛》上著文《我们不再宽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恬不知耻地宣称1943年法共抵抗运动小组在塞利纳公寓套房的下层套间经常举行会议和其他活动时，曾怀疑塞利纳告密出卖，至少“肯定”他为《无所不在》报的合作分子记者充当间接奸细。其时他们决定处死塞利纳，便考虑到暗杀这位文学天才可能引起不良影响，故暂缓执行，不料让他逃跑了。为此，当年他们

^① 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厌恶及其他》（1986年4月）第2页。

后悔不迭，一再表示遗憾。好在现已按叛国罪起诉塞利纳，这下可不能宽恕他了。

为意识形态之争着了魔的瓦扬们不愿顾及最简单的事实：要是塞利纳真的告密出卖，他们那个小组怎能一个个安然无恙成为英雄？事实上，塞利纳非但没有告密出卖，甚至还在暗中保护个别犹太籍的抵抗运动成员。最有说服力的证词是当年为瓦扬们提供地下活动场所的房主罗伯特·尚弗勒里的声明文章《塞利纳没有出卖我们》，其中强调指出：“塞利纳确实对我们当时的活动一清二楚，但没有出卖我们。”不错，他在《无所不在》发表公开信，但与合作分子记者的关系却非常不好。幸亏塞利纳命大，逃脱了瓦扬们的暗杀，否则法国文学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项指控：接受德国纳粹的金钱。发难者是当时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叱咤风云的巨头让-保尔·萨特。他在1945年《排犹者的肖像》一文中无中生有地指责塞利纳接受德国纳粹的金钱。萨特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对一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塞利纳来讲，此项指控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可怜当时身陷囹圄的塞利纳要等三年之后才知道他从前的“崇拜者”如此伤害他，所以他的反击文章《致大口瓶里的狂躁症患者》之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记仇一辈子。后来在别处更是把萨特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说他“在德国佬占领期间跪倒在我面前，如今成了青年的偶像”等等，不一而足。看来萨特的指控一时出于政治需要，自己没有作调查，以讹传讹，造成不良后果。事实上，塞利纳一直坚持从1933年自己定下的原则：在报刊上登的文章一概不收报酬，包括上文提到在整个敌占时期发表的三十五次公开信和访谈，分文不取。当然更谈不上有过任何明里暗地的纳粹资助。塞利纳一生始终牢牢把

住这个关口，否则他将失去思想和言论行动自由。

第四项指控：虐待婴儿和动物。这是最要命的，有口难辩哪。因为既非司法诉讼，又非报刊攻击，而是流言蜚语。虐待狂的恶名越传越神。在下八十年代中期曾寄住一位九旬老人家中，她出身名门，是第二期女子高师毕业生，曾任一所有名的国际中学校长二三十年。当她听说我翻译和研究塞利纳时，大惊失色，说万万使不得，因为塞氏是虐待狂，曾虐待婴儿和动物，说的有鼻有眼，绘影绘声。怕我不信，还找来一些朋友“作证”。他们异口同声说“确有其事”。当我反问他们是否读过塞利纳的书，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应当不屑一顾，有害之书绝对看不得。我这才放下心来。当然这没有影响我对真诚老人的好感和敬意，因为她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家庭，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看到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十分惋惜，日夜盼望再次爆发十月革命。党从前曾说过塞利纳是坏人，绝对没错。

事实恰恰完全相反。也算“事出有因”吧。原来，早在1940年3月，塞利纳被任命为萨特鲁维尔诊疗所主任大夫，在妻子协助下，负责救护当时溃退的部分伤员和部分百姓病号。有一次，诊疗所救护车运走一位老年女病人和好几个婴儿，塞利纳亲自护送，直到安全地带拉罗什尔。至于对待动物，1942年岁末，塞氏夫妇接受人家准备抛弃的七岁小猫，名叫贝倍尔。1944年逃亡，他们扔下一切，却始终带着贝倍尔。食品奇缺时，塞氏有了肉食，优先给猫吃。1951年7月1日，他们不仅带着贝倍尔，而且把在丹麦接纳的几个小动物一并乘飞机带回法国，一直精心饲养，如同自己的孩子。这个问题，柳鸣九先生可作旁证。他曾访问过塞氏夫人。她一直住在塞利纳故居，家里养着四条大狗，一只大鸚鵡。动物的饮食消

费大大超过她本人。因此所谓虐待婴儿和动物纯属子虚乌有。

第五项指控：反犹排犹。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为名家讳。是的，塞利纳确实参与了席卷欧洲大陆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反犹排犹运动。但我们也应当对塞利纳个案进行历史分析，看看他这个历史污点到底有多大，属于怎样的性质。

我们知道，法国以及全欧洲反犹排犹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大家都记得十九世纪末把法国闹得天昏地暗的德莱福斯案件，几乎把法国人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即反对或赞成给德莱福斯定叛国罪，实际上是反对或赞成反犹排犹。不幸的是，塞利纳出生在小资产阶级或称中产阶级下层的家庭，在反犹排犹最强烈的阶层中成长，耳濡目染，亲眼看到自由经营原则的消失，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垄断制度、金融资本和官僚机构的壮大，而发财致富的有钱人多为犹太人。于是犹太人成了旁人憎恨的对象，出了什么不好的事，立即怪罪犹太人，久而久之，犹太人成了出气筒，谩骂犹太人成为一种时髦。连“犹太人”或“犹太教徒”这些词都成了守财奴、贪得无厌者、高利贷者的转义词或代名词。所以只要出现危机，犹太人便立即成为替罪羊。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塞利纳未能免俗。他认为，是有钱人使人民生活艰难，使绝大多数人变得愚蠢，甚至愚顽不化。有钱人剥削大众，统治社会，轻而易举促使世人互相残杀。当他发现第二部小说不太受欢迎时，突然转向杂文，锋芒毕露，猛烈攻击社会种种不良现象，矛头往往指向犹太人。不久，他把杂文汇集成册，题为《小试锋芒》（1937），起到轰动效应，畅销不亚于《漫游》。于是头脑发热，变本加厉，利用不确实的信息，抛出《害人学堂》（1938），遭到被影射的人抗议和公诉。他不得不叫德诺埃尔出版社撤回该书，不许出售。最后诽谤成立，塞利纳败诉。

从此，他有所收敛。

那么占《小试锋芒》一半的反犹杂文到底严重到何等程度？由于塞利纳夫人禁止再版、翻译和介绍，笔者无法透露。但反犹激烈的程度远不如八十年代末美元贬值而日元升值时日本人宇野写的《如果你了解犹太人，你就能了解世界》，该书销售一百万册，说什么日元升值是犹太人向日本报仇，里根是犹太人的傀儡，美国所有的大公司都受犹太人控制，甚至“日本青年之所以不如长辈勤劳，是因为犹太人促进了连环画和电视的发展”等等。如果宇野处在塞利纳的时代，那就倒霉了。所不同的是，宇野的书虽然畅销，但他是文人发牢骚，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批评，故掀不起反犹浪潮。相反，塞利纳当年发表《小试锋芒》在反犹上几乎没有受到批判，而在赞扬声中为反犹排犹推波助澜，实际影响是恶劣的，但在后来才意识到。我们不妨抬出萨特的例子以资印证。萨特早年推崇塞利纳，不会不知道《小试锋芒》。如果他当时认识到塞利纳反犹排犹，决不会引塞利纳的话作为他最呕心镂骨的作品《恶心》（1938）的题铭：“这是个没有集体数值的汉子，仅仅是个个体。”况且这句话恰恰引自五幕喜剧《教会》（1933）第二幕，这幕剧情发生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内部，辛辣讽刺把持该组织的一些犹太籍负责人，形容他们的行为举止好似举行教会仪式，是全剧的中心，故称《教会》。现在人们认为这是塞利纳文学创作中最可指责为反犹的章节。当时作者还顶得意，交给犹太籍上司一份清样，不料引起上司的反感，根本不赏识他的幽默。但在医疗卫生工作中并没有排挤他。因此当年萨特并不认为塞利纳是反犹的。或从另一个较严格的角度来讲，萨特发表晚得多的《自由之路·不惑之年》（1943）也有一点点反犹的成分。直到1943年上演《苍蝇》时还求塞利纳助一臂之力，就是说，

甚至在敌占期也没有把塞利纳看作排犹者，更没有把他当作敌人。在反犹排犹上，塞利纳遭大规模批判是在1944年解放之后，即他逃亡德国和丹麦之后。

综上所述，塞利纳反犹排犹的问题属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论文杂文中，影响无疑是恶劣的，但不构成刑事犯罪。1948年4月30日，塞纳河司法法院宣告塞利纳出版者德诺埃尔出版公司无罪，等于宣布塞利纳无罪，认为该出版社战时没有出版“有利于敌人、有利于与敌合作、有利于种族主义或集权主义学说的小册子和书籍”。然而这些追求轰动效应的杂文给塞利纳带来的恶果是非常惨痛的。

塞利纳曾把赞梅尔韦斯的人生悲剧写得“充满浓郁的诗情和粗犷的画意”，轮到回顾自己的人生悲剧时则大叹其苦：“我不抱怨囚室难熬，但受不了糙皮病，耳鸣，头晕和右臂酸痛。这些疾病主要是第一次大战造成的。所以我挺身而出，愤怒地反对该死的战争重演。我想阻止大屠杀，结果，他妈的，我自己陷了进去。真是惹不起呀！我那只闯祸的秃笔，居然使福音主义者也群起而攻之。啊哈，神了！我放了一炮，得到的却是绞索，焚尸柴，引火脂！硬给揪住不放！”

这与赞氏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赞氏曾说：“命运选择我来充当真理的传播者，即传播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和治疗褥热这一祸害。”而塞利纳则想充当预防和阻止第二次大战爆发的真理传播者。他太自不量力了。他惋惜赞氏不讲礼节，太傲慢，不给上司留情面，“在赞氏摔得粉身碎骨的地方”，其他人只要“有最起码的谨慎和最粗浅的机灵”都会成功。但他自己也做不到，他的心气太高，他那支“秃笔”到处闯祸，不仅强烈抨击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得罪新生的共产主义世界。

他明确知道在茫茫黑夜寻找“真理”是无望的，因为真理与死亡直接挂钩：“正是大学生在刚做完的解剖中玷污的手指把致命的尸体微粒带入孕妇的生殖器，尤其是子宫颈附近。”说的就是动手术前要洗手消毒这么个简单的真理。赞氏为之奋斗一生而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发疯而死。塞利纳左右开弓，同时捅东西方两个阵营的马蜂窝，即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这么个简单的真理，而得罪了所有的人，从而堕入吞噬一切的黑夜深渊，深感人生旅途的终点是死亡。

他不禁叹道：“我充当了五十七年英雄好汉，经历了五十七年战争与和平最崇高的洗礼。”但似乎并不后悔，发誓“打定主意活下去”，骂人骂得更凶了。好在世道宽容多了，让“老疯子”尽情去骂吧，让他隐居默东小山坡上把骂人的话写完。也许像梵高那样，等他死后，作品的行情会看涨哩。

孤标傲世的独立人格

1946年，正走红的萨特在刚批判塞利纳的政治表现后不到一年，发表了一篇十分严肃的论文，题为《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他出语惊人，明确指出：“也许塞利纳将是我们中间唯一永垂不朽的。”^①如此明晰和崇高的评价，其时发聋振聩，而今似乎争议的人不多了。

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可以断定，本世纪亲自以各种方式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或作为见证人的法国作家颇为不少，但以自己亲身体验把两次大战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写入小说，塞利纳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塞利

^① 《萨特著作索引》，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第675页。

纳小说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明史。将来，也许几个世纪以后，谁想了解二十世纪前五六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塞利纳小说恐怕是必读的参考书。

塞利纳共写了八部小说，四部以一次大战为背景，另四部以二次大战为背景。前者是《漫游》前一百页，《催命》，《毙命》，《丑帮》；后者是《别有奇景》，《从一座古堡到另一座古堡》，《北方》，《轻快舞》。

前四部的中心思想是，作者通过描述社会风俗、日常轶事、军事生活、沙场鏖战、社会各阶层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等，深刻揭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危机，宣告促使主人公入伍奔赴战场的国家救世主降临说彻底破产，即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祖国观念彻底崩溃。战争所造成的文明裂痕迫使人们完全改变生存观念和行为习惯。但面对凉薄残酷的世界和孤凄无援的人生，世人如堕入茫茫黑夜，备感恐惧和无望。这四部小说的基本内容，其他不少作家也多有描述，但如此广泛和深切却是少见的。

后四部的中心思想是，作者运用 1944 至 1946 年独特的（作家族中独一无二的）切身体验，大篇幅描绘二次大战黎明前的黑暗，以敌我双方轰炸为轴心，从轰炸声响到废墟惨状，揭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反应和表现，并通过回忆，辐射整个二次大战前后所发生的社会震荡。塞利纳在敌占区的见证，我们多少能在其他作家笔下找得到，但对被炸成废墟的德国现状以及在废墟上活动的德国人所作的见证性描述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在德国国土上对盟军轰炸所作的见证恐怕也绝无仅有。如果说一次大战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种种屏障式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了，二次大战则彻底打乱了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前由于宗教影响、社会等级、知识崇拜、爱国主义等学说把

世人明显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特权者和无权者，而现在却是金钱主宰一切，几乎只剩下有钱和无钱之分，暴力变得赤裸裸了。

总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和饥饿的瘟神已破坏了世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自信，普遍的悲观失望情绪是非常自然的，合乎人情的。坚持真正写实的作家抒发悲观情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漫游》主人公巴达缪（BARDAMU）的词源是旅行者，像作者那样，足迹遍及全球，尝试过各种职业：求过学，当过兵，务过农（作为殖民者雇员管橡胶园），沦为非法移民而打过工，失过业，做过医生等。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试过，可谓历尽人间一切辛酸。最后看穿人类走不出这个怪圈：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之后，必然走向战争。

塞利纳生活的时代急剧走向衰落，社会风气日益浸薄。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政局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塞利纳八部写实巨著，如同一面巨大照妖镜，忠实地反映这一特定的、丑恶的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必然伴随一代社会风气的浸薄颓败。小说为我们展示的真实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了各个阶层不同的苦恼和悲伤，整体世情的冷酷、虚伪和自私，那个社会到处一样的糜烂和黑暗。在那里，人的灵魂能用冰冷的金钱来收买，人与人的情谊丧失殆尽；世人趋炎附势，胜过上帝，一个个都成了尔虞我诈的冷血动物。从而社会利己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所揭示的社会病态引起了人们对丑恶现象的反对和憎恶。因此八部小说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认的。

塞利纳以众醉独醒的气势认定一个死理：忠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固有面貌，不为个人升官发财，一味秉笔直书，不管白

色红色黄色杂色势力，看不惯的，一律痛批猛打。正因为如此，他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高尔基。

1934年8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法共人士看来这是一次神圣的大会，派出以阿拉贡为首的代表团出席。高尔基当然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他的报告《苏联的文学》被视为具有战略性的文献。我们不妨全部抄录他批判塞利纳的那段话，奇文共赏：

“现代西方文学（也）失掉自己的影子，从现实中间迁居到绝望的虚无主义里面，这从路易·塞林（塞利纳）《黑夜王国旅行记》（《茫茫黑夜漫游》）一书里可以看到。这书的主人公巴尔达缪（巴达缪），失掉祖国，蔑视人类，把自己的母亲叫作‘母狗’，把自己的情人叫作‘臭尸’，对于一切罪行都无动于衷，虽然他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加入’到革命的无产阶级里来，但他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的条件，却完全成熟了。”^①

高尔基这篇带有“拉普”思想^②阴影的讲话对塞利纳乱扣帽子瞎打棍子，恐怕出于这样一种思维：艺术性越高的坏书越要痛批，否则为什么他把塞利纳当作最猛烈的批判靶子？要知道，塞利纳才出名不久，就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被高尔基摒弃出文学的光荣传统，实际上倒从反面肯定了塞利纳的文学天才。看来高尔基还有点眼力，不过他忘记了恩格斯的教导：

^①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1934年8月17日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页。

^②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25—1932）思想要求作家以抽象的哲学公式或教条主义的“革命”口号来代替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描绘。